



寻龙诀

之

淮水神窟

最新探墓四人组

唐昧 吴悠 马出尘 杨小邪
破奇阵、走古墓、传上古之秘、解魂魄之语

黄泉水 轩辕镜 障眼法 奈何桥

蛟人传音 悬天之漏 明月崖飞仙图



罗袜生尘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寻龙诀

之
淮水神窟

罗袜生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龙诀之淮水神窟 / 罗袜生尘著. —天津: 天津
人民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201-08371-1

I. ①寻… II. ①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599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

字数: 183 千字

定 价: 35.80 元

目录



第一章

- 血蚺 / 1
- 天策府宝 / 10
- 算命师 / 17

第二章

- 奇门遁甲 / 25
- 茅山道人 / 33
- 魂魄之事 / 40

第三章

- 巫楚传说 / 46
- 袁神仙 / 53
- 灵猫 / 58

第四章

- 美女蛇洞 / 65
- 轩辕镜 / 71
- 祭台 / 77

第五章

泥鳅蛊 / 84
麒麟蛊 / 89
鲛人传音 / 95

第六章

天外飞仙 / 103
奈何桥 / 109
九鼎之秘 / 117

第七章

磁陨 / 124
千年尸体 / 130
悬浮镜 / 137

第八章

障眼法 / 145
驻颜珠 / 151
折叠空间 / 158

第九章

密道 / 167
下里巴人 / 174
相思藤 / 185

第十章

悬天之漏 / 200
巫山神女 / 216
盗梦空间 / 224





1. 血蚰蜒

临近下班的时候，杨小邪来叫我一起吃饭。我正准备离开，桌子上的电话响了，是队长打来的。那天晚上市里临时有行动，区里所有的人员都被抽去参加扫黄打黑了。我因为从外地缉捕了一名杀人犯刚回来，这才留下来值班。

队长说：“吴悠，刚才‘110’通知，有群众反映，在南郊贤岭路靠近 803XX 部队附近有两个人鬼鬼祟祟的，有可能是在偷兰草，你去看一下。”

我一听，这饭是要吃不成了，只得跟杨小邪说：“哥们儿，有任务要办，咱们改天再聚吧。”

谁知杨小邪一听有任务，非要跟着我一起去凑热闹。虽然他是做文职的，但我一想两个人一起去也好，就同意了。

行车去往 803XX 部队的路上，车窗外是我所熟悉的楚城。

楚城地处豫皖鄂交界处，山清水秀，气候宜人，素有“北国江南，江南北国”之美誉，是中国著名的鱼米之乡、宜居之城，自古以来地杰人灵、英雄辈出。战国时期，这里曾为楚国的国都，在市区的东门还有



当年的城墙遗址。因此，本地人至今仍把本市称为“楚城”。

楚城南面环山，北面为平原地带，中间有一条玉带般的河流由西至东贯城而过。河的上游是一个玉盘般的湖泊，叫“小南湖”，地势颇高，三面环山，且皆为万丈悬崖。相传小南湖乃上古时代一枚流星陨落而形成的凹地，久而久之，那片地域越来越深，山间泉水、雨水皆汇流其中，便成一湖泊。

河道的上游属于南湖区的管辖范围，我从部队转业在家闲置了一年后，被安排到南湖区刑警支队上班，对于这片还是相当熟悉的。杨小邪原本是我高中同学，对这里也不陌生。他本名叫杨文艺，因为小时候发烧从床上摔下来变成了斜眼，得外号“杨小斜”。他嫌“杨小斜”中的这个“斜”字带点儿歧视的意思，自作主张地把外号改成了“杨小邪”，倒是有那么一点儿侠客的意思。杨小邪本人又胖又懒，喜欢看武侠小说和野史外传，他一肚子诡计，有点儿歪聪明。他在南湖区公安局做文职，一般性的案件记录、打报告都是他的活儿。

楚城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说是古时候小南湖一直是附近居民赖以生存的灌溉用水来源，但是某一天，一夜之间，小南湖的水位忽然间下降了一大半。有人说半夜看见一条跟小山一般大小的龙怪从湖里吸水，水喝得干干净净，然后腾空而出。

眼看浇灌季节来临，多日无雨，空气变得十分干燥，唯有湖边的山上有片林子看起来树木苍郁，似是有水源滋养。村民便尝试着在林子附近打井，然而一连打了八口都不见出水。等打第九口井的时候，忽然之间，连同前面八个井眼都冒出黄色的水流，呈喷射状，一经流出，全部汇集到湖里，不消半日，便把偌大的湖泊重新填满。流出的水虽然黄如泥浆，但是到了湖里，一会儿便沉淀至清澈。说来也奇怪，湖泊填满后，井水便不再流出，井中的水面和湖面呈水平。



村民中有见识和威望的人便说这井里流出的乃是黄泉之水，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于是大家便在恐惧和敬畏中把那九口井全都给填平了。

早在战国时期，楚城就是巫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楚城地处北纬三十度，在这一纬线上，奇观景象、自然灾害、解不开的谜团比比皆是，如百慕大、玛雅文明、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加州的死亡谷、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等。而处于中国北纬三十度的奇闻诡事亦是数不胜数，如鄱阳湖的老爷庙之谜、钱塘江大潮、峨眉山顶的佛光、长江的两次断流、四川蒙顶山上左麒麟和右武士等。怪龙吸水的传说，自然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但发生在此处，又让人不得不暗暗揣测它有几分可信度。

小南湖边上有一片向西南延生的原始森林，据说其发源可以追溯到湖北的神龙架。两地原本是一体连接，在几千年甚至早到上万年前，由于地质的变化和地壳的运动，才被分隔开来，并且缓缓地愈行愈远，直至今日的面貌。

小南湖依傍一片山区，其中最大的一座叫贤岭山。贤岭山区域内高低不等约有二三十座小山头，也是本地的旅游景点之一。803XX 部队驻扎在贤岭路附近的一座山下，山后是一片松树林，松树林之后便是树木参天、大片连接的原始森林，郁郁葱葱一直蔓延到小南湖的悬崖边。据说那里曾现鬼怪，后来便不曾有人进去过，就算进去了也是有去无回。

那片松树林就好似一道分界线，把原始森林隔离起来。松树林的边缘有一片恰好临近悬崖，部队就驻扎在松树林的边缘靠近悬崖的地方。

原始森林里的地势很险恶，不仅树木参天耸立，怪石林立，还有很多陷洞。有史可考，据说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规模宏大的战役，双方有数十万兵马皆丧命于此，血流成河，戾气冲天。后来有人在那里砍树伐木，不经意间就能从树根的地方挖出骷髅头或是森森白骨，经常把人吓个半死。那地方便鲜有人过往了。



部队所在的区域，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经是一大片乱坟岗，所有不知名和那些买不起棺材的死人就地都扔到那里，以致那片地方阴气森森，怨气冲天。后来城市开发的时候，周围都被人占据建地盖房，只有那片地无人问津，最终被分给了部队，建了军营。

在松树林的东边，是一个叫刘庄的村落。

最近几年，兰草的价格暴涨，据说一盆兰草可以卖到几十万。贤岭山过去盛产兰草，我记得小时候跟家人去贤岭庙游玩，路边随处都能看到。这几年，兰草被人明里暗里地偷挖完了，国家已经把兰草列为珍稀物种，禁止私人偷盗。

紧靠着原始森林的地方一直是一块禁区，如果说有人想偷兰草，只能在部队松树林后面的悬崖旁边，往靠近原始森林的那块人迹罕至的地方打主意。只是，想进入那个地方只有两条路，一是从部队的后墙打洞——这个肯定是不现实的；另外就是从部队的后墙外围进入，那里有一条羊肠小道。

我们开着警车，呜呜地来到贤岭路，看到了在路边等候的两个中年男人。

把车停好，有个男人已经迎过来跟我握手。他看起来有点儿官派头，相互之间一介绍，发现果然不错，这个男人正是本地的村委会主任郭主任；另外一个男人则是一个看起来老实木讷的村民，据说就是发现盗贼的人。

据郭主任说，这个村民当时是在附近寻找他丢失的小羊，他顺着羊粪走了一段路，天黑心急，他不知怎么就走到了部队的后墙附近。结果正看见走失的那只小羊，一只脚夹到石头缝里，正咩咩叫着。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小羊捞出来，正准备离开，又看见两个穿黑衣服的男人各背着一个背包，手里还拿着一种很奇怪的小铲子，正鬼鬼祟祟地从下面向

上走来。他吓得赶紧躲到一堆灌木丛里，透过灌木的缝隙偷偷瞄过去，看到那两个男人从包里拿出一些绳索之类的物品，各自绑好自己，又把绳子用铁索固定到悬崖上面，两个人一前一后地下去了。

他跌跌撞撞地抱着小羊跑回家，路上刚好碰到出门打牌的村主任，就把自己看到的事情告诉了他。村主任还是个比较警觉的人，当下觉得这两个人有问题，赶紧掏出手机打了“110”。

我对他们见义勇为、积极配合公安民警办事的态度给予了口头表扬，并在他们两人的指引下，步行了很长的一段崎岖的山路，来到了那个悬崖的上面，果然看到地上的树木有被按压、磨蹭的痕迹。我们对下面的情况都不熟悉，商量一番，决定来一个守株待兔，先隐藏在旁边的灌木丛里，等他们上来后再直接抓获。

我们整整等了三个多小时，在这中间，郭主任和村民都离开了，只剩下我和杨小邪静静地蹲在杂草丛里。山里多蚊虫，且又大又猛，我们俩裸露在外的皮肤都被咬得起了大片大片的红疙瘩，只听得草丛里传来我们“啪啪”拍蚊子的声音。

我拽了一把草叶子，挤出汁水，抹到红肿的地方，一会儿痛痒就下去了不少。杨小邪也学着弄了一些到身上，他说：“哥们儿，这是什么呀？味道香香的，这么香不会有毒吧？”

我笑笑说：“这叫避蚊草。闻着有一股柠檬味，纯天然、无毒的。别忘了，我祖上就是医生，当兵前那些医书也不是白背的。”

我们一边抹避蚊草，一边小声交谈着，同时还要竖耳倾听悬崖下有没有人上来。好在今晚有月亮，眼前视野内的景象虽有些朦胧，但依稀还能看得清楚。

终于，等了许久，我听到有“吭哧吭哧”喘气的声音，然后，在白色的月光下，一只黑乎乎的手就伸了上来。我和杨小邪下意识地屏住呼



吸，接着，就看见另一只手也伸了上来。我俩立时紧张起来，我冲杨小邪打了个手势，两人都拿出电警棍和手铐，预备着随时抓人。

这时，骇然的一幕出现了，那两只手作势正要继续向上爬的时候，忽然好像被一股大力往下拽着一样，一下子被拉了下去，同时，那双手的主人发出了一声本能的尖叫：“救命呀！”

我跟杨小邪二话没说，飞快起身奔到悬崖边，俯身低头向悬崖下看去。只见一个浑身是泥的男人气喘吁吁地悬空在那儿，一只手紧紧地扣在一块凸出的石头上，正在作最后的挣扎。他的脚下似乎有股力气，正在大力地把他往下拉，而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力气把身体向上提，两脚则拼命向下蹬。

我赶紧伸手去拉他，他看到有人出现显得很吃惊，但此时也顾不上惊讶，本能地便抓住了我的手。我立刻感觉有股下坠的力量通过他的手传过来。好在我也是从部队出来的，身体素质还是有的，努力一发劲道，一下子把他拉了上来。他上来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一道人形模样的黑影从他身下呈弧线落了下去。那是他在最后一瞬间，用脚猛力踢掉的。

那人被拉上来以后，也顾不上畏罪逃跑，只是浑身瘫软地坐到了地上。我打开手电，看到他蓬头乱发、浑身泥泞，衣服和裤子也被撕得七零八落，真是浑身狼狈。他坐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喘气，脸上不知是汗还是湿泥，顺着往下淌。他抬手抹了一把额头，露出一双惊恐不定的眼睛，喃喃地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比鬼还吓人……”他说话的口音带着湖南那边的腔调，明显不是本地的人。

在他身上，除了腰上有一截绳子外，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兰草。杨小邪挥舞了一下电警棍，恐吓道：“我们是警察！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那人浑身抖动了一下，然后把手举起来说：“警察，你快把我抓走吧，

我一刻也不想待在这个地方了！”

我想起报案人说他们是两个人一起，便低声喝问他说：“你不是还有个同伙吗？他怎么没上来？人到哪儿去了？”

他的脸色立刻再次呈现出惊恐的表情，牙关紧咬，发出“咯咯”的抖动声：“他是我弟弟，他，他，刚才被我踢下去的就是他……不，不，那不是他，那是一个魔鬼啊！”他尖叫起来，像是想起了什么极度恐怖的事情。

看他的精神状态，暂时是问不出什么，我又伸头朝下面看了看，黑漆漆的一片，什么也看不到，除了蟋蟀和蚰蚰的叫声外，也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声音，只好先把他带回局里。

把那浑身是泥的人带回局里时已经差不多快天亮了，杨小邪回去上班了，我困得不得了，便把他的情况跟做笔录的同事交代一番，到值班室蒙头睡了。

大约到中午的时候，那个做笔录的同事敲门进来，大声嚷嚷道：“不好了，吴悠。你抓的那个人什么都不交代。我把他晾了一会儿，谁知那家伙突然像患了羊癫疯一样地发抽。我只好叫人把他送到医院，刚才医院来电话说，那个人怕是不行了，只嚷着要见你！”

我赶紧起身，揉揉惺忪的眼睛，开车奔到了医院。

一进病房，我就看到一个浑身溃烂、脏得不成样子的人正躺在床上艰难地呼吸着。我以为自己走错了病房，那个人看到我，眼睛却亮了一下。我这才从他身上的烂衣服和蓬松头发上认出这是当天晚上的那个泥人。

他虚弱地看了我一眼，说：“小哥，谢谢你救了我，我们虽然是盗墓贼，但也是讲义气的人。”

盗墓贼？他说的话让我糊涂起来，他不是偷兰草的吗？怎么又成盗墓的了。不过隔了几小时，他又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看着我疑惑的表情，他咳嗽了两声，接着说：“我知道我快要死了，本来我要把这个秘密带到地下的，但是现在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我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他的脸色越来越差，身上的溃烂也越来越严重，发出阵阵恶臭。我从来没见过人的皮肤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溃烂得如此之快。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说话也变得断断续续的：“我叫……陈大胆，跟我一起下去的是我的弟弟陈小二。我们是长沙人，接了个神秘人的生意，来这里盗墓……没想到刚一下去就出事了……”

我问：“出了什么事，你弟弟呢，那个被你踢下去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闭上眼睛，喘着气停顿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我们在悬崖上发现了一个山洞，里面有一具悬棺。我们刚进去，他就被一个血红的虫子咬了……他发疯了，又追着我咬……那个被我踢下的东西就是他。可是他，他，他已经变成了魔鬼……”

说到这里，他又闭上了眼睛，好像不愿意回首那一幕。我急急地追问说：“那你们是接到谁的生意，怎么找到那个地方的？”

这时他已经极度虚弱了，仿佛在用最后的力气说话：“那个人跟我们在网上联络的，说墓里有马楚太子的陪葬，他只要棺材里的一样东西……”说到这儿，他胸口急剧起伏，紧接着又说了一句：“鸡头山，袁瞎子……”然后，他的嘴张了张，头一歪，眼睛彻底闭上了。我赶紧喊医生。

医生进来后看了看旁边的心电监护仪，上面已经是一条直线了。他用戴着橡皮手套的手又扒扒他的眼皮，用手电看了看，听了听他的心跳，然后跟我摇摇头，走了出去。

这时我才发现，陈大胆全身已经烂完了，在他跟我讲话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他的脸上已经流出了黄褐色的脓水，极度的恶心，整个房间都充斥着一种难闻的味道。那种味道有些熟悉，我想了好一会儿才想起

那是什么气味，是尸臭。之前，我经手过一个案子，是一个高考落榜的青年自杀，死在了农民灌溉时从河里连接到山上的那种粗大的水泥管子里，发现的时候距离他死亡至少半年了，骨头都烂出来了，浑身长满了蛆，那种臭味整整传了三里地。那个味道跟陈大胆身上这个味道一模一样。

尸臭只有那种死了许久的尸体上才能散发出来，但是陈大胆刚死，甚至在他死前，尸臭味就已经很浓了，真是诡异得很。我给局里打了电话，联系了法医做解剖。好在，陈大胆死后，那种溃烂也停止了，不然等他烂成一摊黑水的时候，还真是无从下手。

这件事太令人匪夷所思了，抓偷兰草的抓到了盗墓的，我一向好奇心很强，心想这个案子一定要追下去搞清楚。

法医从陈大胆已经变形的耳道里发现了一条虫子，外形跟普通的蛭很像，只是浑身通红。法医说：“蛭一般是灰色或者土黄色的，并且身体扁平。还从来没有见过红色的、身体浑圆的品种，所以暂时还不能定性，需要送到省里做进一步的鉴定。”法医还说：“死者死亡的原因应该是通过血液的感染，并且是一种非常迅速的感染。初步判断，跟那个虫子有关系，大约是虫子身上携带了什么致命病毒，只在人活着的时候对人的细胞进行破坏。至于这种病毒是什么，暂时我还不了解。”

至于发现古墓的事情，局里没有向外界公布，但是领导已经打了报告给上级，估计会派相关部门来进行保护和发掘。

陈大胆临死前没有时间说清楚，只说了“鸡头山，袁瞎子”，这是唯一线索。

其实鸡头山的袁瞎子，我倒是知道的。他是个算命瞎子，因为我老家就住在鸡头山附近，小时候还见过他。现代科学技术发达，那种故弄玄虚的把戏渐渐地不被人相信，找他算命的人应该是寥寥无几了，不知还寻不寻得到他。

2. 天策府宝

盗墓贼的案子还没头绪，又发生了两起夜晚回家的女青年遭遇变态色魔事件。一个女孩被强奸，钱包被抢；另外一个并没有被性侵犯的迹象，钱包也没丢失，只是被打晕后置于路边。

被强奸的女孩醒来后，在家人的陪同下到我所在的南湖区公安局报了案。当天我值班，便马上和同事赶到了女孩所说的案发现场。案发现场在一条沿河路上，那条路临近滨河上游，到了夜晚就有些僻静。河岸原本有一个码头，后来荒废了，现在唯一剩下的标志就是码头原址旁的一棵大柳树，据说至今有上百年历史了。

勘察现场的同事在案发现场的柳树下发现了一枚被红绳所绑的古钱，红绳两端有断口，应该之前是被人戴在脖子上的。古钱上刻有“天策府宝”四个字，内外廓齐整，背面无文。将古钱拿去请教市文物专家，专家说是五代十国时期马楚国皇帝马殷专制钱币。

盗墓贼的案子虽然让我非常好奇，但强奸案的性质更加恶劣，队长让我先把此案办好。可现场再无其他线索，询问受害女孩，她哭哭啼啼地说自己被打晕后就一无所知了。我只能顺着这枚古钱去破案。队长要求巡防队员要格外留心案发的那个地点。

第二天夜晚，又有一位女孩在那棵柳树下被打晕，幸好被巡防队员及时发现。女孩被救醒后有些精神错乱，语无伦次，说她遇见鬼了。于是，虽然身体上没什么大事，还是被送到了医院。

事后，我到周边去寻访目击事件的群众。据一位摆大排档的摊主说，他亲眼看见了那个女孩遇鬼的经过。当时已经将近凌晨一点了，摊主说他因为一直忙着烧烤，憋了一泡尿，那时正到河道边的树下准备解决，



就看见有个穿白裙子的女孩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河岸经过。

女孩经过的时候，他不经意瞄了一眼，当时就感觉河边有些不对劲，不知什么时候起了一层薄薄的雾。女孩骑车到柳树旁边的时候，忽然一下子摔倒了，他听到女孩说了一句“谁呀”，而后就看到女孩旁边有个浓浓的黑影。那个影子像个人影，但是又不完全像是个人影，用他的话说：感觉就是一个由浓雾压缩成的人。

他看到那个人影的手搭到女孩的肩膀上，女孩转身，大叫了一声，然后就倒在了地上。摊主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周围的薄雾却在这时消散了。他被吓得尿了一裤子，连滚带爬地往回跑。

摊主的话，我自然是不相信的。但是，看他那表情，真是恨不得指天发誓自己绝对没一句假话。我摇摇头，未置可否，感觉他那天夜晚大约是喝多了，便让他回家了。

这时，杨小邪从医院回来，他说那个女孩肯定自己是遇到鬼了，但没有人相信她的话，医生也说她是受惊过度产生了幻觉。

他讲完后，还嘀嘀咕咕地说：“都什么年代了，还说鬼道神的。”看来他跟我一样，都是无神论者。

我拿着那枚古钱仔细观察，只见它内外廓齐整，币文清晰，背面无文，币上生有铜绿，还有密密麻麻的凹点。我分析它应该是从土里出来的，或者是古墓里，这种凹点应该是被土壤里的酸碱物质腐蚀而成的。想到这里，我跟杨小邪说：“走，我们去古玩市场！”

楚城的古玩一条街在老邮局对面的巷子里，这里是楚城比较老的街道之一，地上铺的青石长条砖从清代就有了，算是名副其实的古迹。巷子里面有老店新铺，也有搭架子摆摊的，鱼龙混杂，但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出售古玩字画、珍奇异宝的。

只是现在的古玩市场很杂乱，鱼目混珠的有十之八九，万中出一的

机会，往往不会被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遇到。我不懂这行，只是以前经手过一些案子，牵扯一些相关物证，倒还来过几次这个地方，跟几个摆摊开店的也能混个脸熟。

我和杨小邪正准备找家认识的店铺进去，却意外看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杨小邪的眼睛虽然不大，但非常聚光，一眼就看到了，碰了一下我说：“那不是苟二流吗？这个小子又来转手什么古董了？”

我一看，那人正是苟二流，他原本是个赌徒，输到倾家荡产后开始捣鼓一些古墓，曾经在我手里栽过几次，算是老熟人了。他还曾被劳教拘留，蹲过几年，一直死性不改。他姓苟，原名叫什么不知道，整天一副二流子的样，就落了个“苟二流”的外号。

只见他手插在兜里，东一扭，西一荡，眼睛瞅着路边来往的人，敢情他手里有货，正在找买主。却不想，他一下子撞到我们面前，脸色一变，准备开溜，但很快又换回了个笑脸。他吃过亏，知道跑不掉，干脆腆着脸、佝偻着腰迎上来：“哟，这不是吴警官吗？你也来这儿发财呀！”

我脸一沉：“少啰唆，苟二流，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又有什么货要出手，拿来瞅瞅！”

苟二流一脸痛苦：“吴警官，我的吴哥呀，自从上次从牢里出来后我就洗心革面，再也没有干过那种断子绝孙的事了！”盗墓向来被人不齿，被称为断子绝孙的事。

杨小邪见他不老实，就伸手去掏他的口袋，他见状只好乖乖地把东西自己掏了出来，那是一块黑乎乎的环玉挂件，我接过来对着阳光一看，玉质看似是深灰褐色，内里夹杂一些土黄色斑块，看起来并不起眼。

苟二流靠过来讨好着说：“吴警官，您眼力好，应该能看出这是一块赝品，我也不过是混口饭吃！”

我也觉得这不是真东西，苟二流这种人除了挖墓以外，不是那种收